



9
4186
28



昭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寄
和田大作氏贈

官業債

第九種

聖人治世不得已而設刑原爲懲大奸大惡以
安良善非所以供官之喜怒逞威以濟貪也每

見官長坐於法堂之上用刑慘刻雖施當其罪
猶不能無傷於天地之和况以貪酷爲心或問
事未實或受人賄囑卽錯亂加刑甚至梭夾問
罪枉屈愚懦其還報自必昭彰觀姚國師之事
甚可凜也

官業債

州縣前有等無籍窮民，專代人比較或替人回官，明知遭刑，挺身苦捱。這樣人，揚俗名爲溜兒。今日得錢捱打幾十，調養股腿尚未全好，明日去捱打，可憐叫疼叫痛，不知領打了幾千幾百，同是父母生成皮肉，一般疼痛，爲何如此。總因前世做官，粗率錯打，所以今世業債必然還報。試看姚國師修至祖位，亦難逃避，可不畏哉。永樂皇帝拜姚廣孝爲國師，這姚廣孝法名道衍，自

幼削髮爲僧，到二十餘歲，就自己發蹟，上緊參悟，因而通慧。凡過去未來，前世後世，俱能知曉。輔佐皇上，戰爭開創，大有功勳。及至天下平定，皇上重加恩寵。他不做和尚，不肯留髮還俗，終日光着頭，穿着袈裟，出入八轎，人都知道皇上尚且禮拜，其滿朝文武各官，那一個不恭敬跪拜。從古至今，都未見和尚如此榮貴者。他是蘓州人，一日啓奏皇上要告假回蘓祭祖，皇上准假，又與丹詔勅書，令其事畢速回，自出京。

門口 9
號 4186
卷 28

城一路來奉着聖旨。座船鼓樂。上至督撫。下至承典。無不遠接。他路上有興。即喚一二官。謁見面諭。愛養百姓。清廉慎刑。若是沒興。只坐船內。參禪念佛。沿路旌旗錦綵。執事夫馬。填滿道塗。好不熱鬧。及離蘓州約十里多遠。吩咐住船。國師於黑早穿了破納芒鞋。密傳中軍官進內艙。低說。本師要私行觀看閭門外舊日的風景。這蘓州城內備齊察院。候本師駐劄。凡有文武各官接到船上的。只將手本收下。諭令都在

察院候見。說完。遂瞞着人衆。獨自上岸。往城步。那常隨的員役。却遠半里。跟着行至閭門外。只見人烟驟集。甚是繁華。路上遇見許多大小官員。俱是迎接國師的。這國師亦躲在人叢。忽遇一細官。兩個皂隸。喝道奔來。也是跟隨各官。迎接國師的。這國師偶從人叢中伸頭看望。只見那馬上坐的細官。一見國師。便怒氣滿面。喝冤對担叫這野僧。側日視我。但本廳雖是官員。亦係朝廷設立。豈妙在不答容輕藐。甚是可惱。忙叫皂隸將

官業債

三

刊

國師拉倒剝去衣服重責二十板責完放起只見遠
跟的員役喊道這是當今皇上拜的國師犯了何罪
如此杖責一齊擁上將這馬上坐的細官用繩網綁
一面扶起國師坐轎進院隨後院司各官聞知大驚
失措各具手本但請國師將這細官任行誅戮免賜
奏聞寬某等失察之罪便是大恩原來這細官乃是
吳縣縣丞姓曹各恭相他知責了國師嚇得魂不附
體曹縣丞也道性命只在傾刻戰戰兢兢隨着解差

膝行到案下叩頭請死國師吩咐着大小各官上堂
有話面論說道凡為官治理民事朝廷設立刑法不
是供汝等喜怒的亦不是濟汝等貪私的審事略有
疑惑切莫輕自動刑不要說是大刑大罪即杖責若
是錯誤來世俱要一板還一板並不疎漏本師只因
前世曾在揚州做官這曹縣丞前世是揚州人有事
到案因不曾細問事情真確又因他答話粗直本師
一時性起就將他錯打了二十板今世應該償還所

以特特遠來領受這菩薩銷結因果本師出京時即
寫有四句偈一面說一面從袖內取出諭令各官共看

奏准丹詔勅南旋 袈裟猶帶御爐烟

特來面會曹公相

二十官刑了宿愆

愆音牽罪過失也

各官看完因吩咐各要醒悟將曹縣丞放綁逐出又
吩咐侍者燒湯進內沐浴完穿着袈裟端坐椅上閉
目而逝各官無不驚異續後督撫奏聞不說責辱一
事只說自己回首欽賜御葬至今傳為奇聞

錦堂春

第十種

富貴貧賤皆難一定如蔡文英本是寒士江納
以眼前境界妄欲悔親豈知未久而即榮貴乎
予友史搢臣題堂扁曰那裡論得誠格言也
一飲一啄尚有數定何況夫妻之配合乎婚已
聘定即境異當安若妄想悔改皆痴迷之至也
昔年揚州有個江納原係三考出身選得某縣丞因
本縣缺員他謀署縣印甚是貪賄上司叱逐回鄉止

生一女欲將宦貲擇一佳婿倚靠終老蔡曾定於蔡文英爲妻這蔡文英雖然讀書進學家甚貧寒江納外裝體面便日之爲路人常懷離婚之念所慮女婿是個生員没人彈壓得他蔡家也不來說親江家也並不惹起一日與本地一個鄉宦商議此事這鄉宦姓曹名金頗有聲勢人都怕他他見江納欲要離婚便說道這事何難我與兄方爲須招他來我自自話與他說怕他不從江納歡喜道此事得成學生自當

重謝就下了眷弟名帖期次日會飲蔡文英看稱呼雖異亦要去看他怎生發付到這日就是布衣便服辭了母親竟來赴酌進了江門只見坐中先有一客行禮之後問及姓氏方知是曹老先生蔡文英要把椅移下些不敢對坐曹鄉宦那裏肯正在那邊推讓只見江納故意慢慢的搖將出來蔡文英就與江納見了禮茶也不會吃江納道我們不要閒坐就飲酒罷曹宦道但憑主人之意無有不可江納便把盃要

定曹宦坐第一位曹宦道今日之酒專爲蔡先生而設絕好菜片學生不過奉陪怎麼好借蔡文英聽見這話便暗想我說他今日請我有甚好意他特地請那曹老要來彈壓着我就中便好說話那江納不來定我首坐便罷若來定我首坐我竟坐了與他音一個沒體面去江納此舉祇爲離婚况且原與曹宦商量過的見曹宦不肯上坐道裏邊有甚九里山計埋伏在內江納走過來一力定要蔡文英坐蔡文英初時也遂與曹

宦因有奉陪的話此番並不推却儼然竟上坐了大凡不修名節的人日日在沒廉恥裏住的那裏來顧蔡文英這一坐就是輕薄曹宦了但只要蔡文英依允心在孔方便爲得計妙用使不大了知輕薄也死心受了坐中止有三桌酒一桌是蔡文英上坐一桌是曹宦奉陪下坐一桌是江納傍坐蔡文英見有酒送來就吃有問就答歡呼暢飲毫不知有先達在坐直到酒闌立起身的時候只見那曹宦走上前與蔡文英說道學生久仰長

兄今日總會恨相見之晚今日得奉陪尊兄這半日足見高懷不消說起是個聰慧過人的了學生有句話動問可知江翁今日此酒爲何而設蔡文英帶笑說道我晚生是極愚蠢的老先生休得過譽但是今日之酌晚生雖不曉事或老可以意想得到曹宦攜着蔡文英之手滿面堆着笑容道我說兄長是個伶俐人畢竟是曉得的但兄長且說出來若與江翁之意一些也不差一發敬服了蔡文英帶着冷笑道畢

曹家人一邊自走進去對母親說江老假意將酒款待藉曹宦勢威逼退婚事說了一遍母便咬牙切齒千禽獸萬禽獸罵將起來蔡文英慌忙道母親謾聲曹家人在外邊且不要驚動了他們我如今開了後門就將這紙退契去喊府尊一氣跑到府前却好府官晚堂未退蔡文英將此事始末稟了現有曹宦家人在生員家裏持銀守候這府官姓高是個一清如水盡心愛民的聽見此事差人卽刻喚到曹家人問

道江納要蔡秀才退婚。這事可是真的麼？曹家人都說是真的。又問道：如今江納要還蔡秀才的聘禮，現在何處？曹家人一時瞞不過，只得取出來道：現在這裏。又問道：今日你家老爺也是目擊這事的麼？曹家人說：今日是江納請家爺吃酒，看見是看見的。其中退婚因由，恐怕也不知道。高府尊就笑道：本府曉得你家老爺是有道氣的，怎麼得知這事？就叫庫吏分付將這一百兩銀子且上了庫，一面發籤如江納明

竟是親事上邊有甚說話了。曹官點點頭道：長兄所見極到。學生又請問長兄，令先尊過聘之日，用幾多財禮？蔡文英道：實不瞞曹老先生說，聞得先父在日曾說：當初原是江翁要來攀先父。此時江翁在京要圖一個好缺少，欠使用着人與先父說過，釵獨緞疋之類，一應折銀。先父就依來人說話。過聘之日，祇用銀一百兩。此外並無所費。曹官道：尊兄未到之前，江翁也說有百兩之數，足見至公，一毫也沒甚相欺了。

江翁見長兄目下窘乏之意欲將日前尊公之聘送還。一來尊兄有了這些銀子經營經營可以度日。二來明日尊兄高擢之後怕沒有好親事。要江翁這樣的恐怕還多呢。纏說完話也不待蔡文英答應就叫手下人取筆硯過來。只見豪奴十餘人突然而入。挈紙的挈紙。挈筆的挈筆。磨墨的磨墨。雖顯無相抗之情。却隱有虎豹之勢。蔡文英看了這光景便鼓掌大笑。他手拊臺寫了一紙退契。又在自己名下着了花押。

蔡文英道。今要煩曹老先生做個見人。倘或晚生一日僥倖。豈可令世人疑晚生有棄妻短行的事。曹宦臣一心要圖江老之謝。況且事做到八九分了。豈可爲這花字不寫。便丟個空。曹宦臣也提起筆來着了花押。把銀子兌足。要交割的時候。蔡文英失聲道。噯呀。這銀子且慢與我着。曹宦臣與江老道。却還有甚話。蔡文英道。我還有老母在家。必須與老母講明。須他也用一個花字便好。又轉口道。這也但憑江翁之意。江翁

只要做事十分全美，便道我忘了令堂這個花字，是決要的。曹宦道：「這個不難，把銀子且交付我家人掣了，就隨了蔡兄去。」討了蔡孺人的花押，把銀子兌換了這張退契回來，豈不甚好？江老連聲道：「是蔡文英欣然別曹宦，曹宦就叫四個管家跟了蔡文英去。蔡文英一到家裏，對管家道：『我老安人性子却甚不好說話，待我掣這紙退契進去，與他說個停當，討了花押出來。那時自當奉謝，諸位且寬心坐坐。』」安放了

日候審蔡秀才召保曹家人發放回去，就退了堂。那些差人曉得江納是個佛主，怨不肯放手，連夜夥去炒鬧。這也不題。明日高府尊早堂事畢，見農民跪上來稟道：「曹命有妻，拜上高府尊，問道：『那個曹命？』」曹宦道：「本城鄉宦，諱金管，做過科官的。」高府尊道：「取來看中間，不過是要周旋江納體面，退婚實出蔡秀才本心等語看完了，就叫東房發一回帳，便問堂吏道：『那江納可曾掣到麼？』只見差人跪上去稟道：『已掣到。』」

了。府尊道：既是掣到，怎麼不就帶上來？要本府問起，
總來答應你這奴才情弊，顯然了。就在籤筒裏，把三
仗出來，將差人打十五板。要知道這十五板是問官
這封書上來的，先與江納一個，及信凡爲官的做事，
理上行走在官途，還有人敬他，若似這般歪纏，那正
氣官自然與個沒趣，卽或情面難却，做事決不燥辣。
江納看見差人先打了板子，萬丈豪氣已減去大半。
府尊就問江納道：你因甚緣故，就要蔡秀才退婚？江

納道：爺爺小官江納，怎敢行此違法之事？但是蔡文
英好賭好嫖，不肯習上。他家道日貧，屢次央人來索，
還原聘情願退婚。江納見他苦苦追求，萬不得已，應
允。昨日蔡秀才又要再聘禮之外，加倍取索。江納執
意不從，他就來誑告。伏乞青天爺鑒察。府尊道：我
昨日看見那蔡秀才，全不像個好賭好嫖，不肯習上
的。恐怕還是你嫌他貧麼？江納滿口賴道：實是蔡秀
才有要退婚，况且江納薄薄有幾分體面，蔡秀才不

管死女兒又要受一家聘也是極沒奈何的事望老爺詳察府尊道據你口詞是極要成就蔡秀才到是蔡秀才有負於你他今不願退婚你正好成就他了江納道如今既是他不仁我也不義工納也不願與他結親了府尊笑道你說如今又不要成就他也罷如今本府與你處一處畢竟要蔡秀才心悅誠服纔好不然本府這裏依你斷了他又到上司那邊去告終是不了的事本府處斷當初蔡秀才有百金

爲聘你如今要與他開交直須千金纔好江納連忙叩頭道盡江納的家當也沒有千金那裏設處得出来老爺開恩府尊道你既是這般苦求本府與你兩言而決你若不要退婚蔡秀才一厘要你不得你若立意要退婚限三日內再將七百金上庫湊成八百教蔡秀才領了這些銀子本府就與你立一宗案可令蔡秀才沒齒無怨了江納却全沒有要蔡秀才完姻之意只要求八百金之數再減下些便好府尊着

了這光景，藉勢威逼，不問可知。江納便嗑穿了頭，告
破了口，再不保了。提起硃筆，批在籤上，著原差限三
日內帶來回復。如遲重究。江納回來，只得又與曹官
商議出五百金，元交到第三日，無耻不智一面進曹官的書，一
面將五百金上簿。年堂差人又帶江納上去府尊問
差人道：江納完多少銀子？差人道：已上過六百了。
江納又跪上去苦苦的求道：江納盡力措置，纔得這
些銀子，此外二厘也不能再多了。叩求老爺開恩，府

尊道：這二百銀子也不要你上庫了。你到曹鄉紳家
討一帖來，就恕你罷。差人又押江納到曹官家來討
帖。曹官曉得這風聲，就不相見，說有事往鄉裏去了。
有話且留在這裏罷。江納一向結交曹官，今裏有事，
就不肯相見，却是爲何？若是江納拏了這二百兩去，
那曹官自然相見了。空着手去說話，怎肯相見？江納
會意，只得回來，湊了一百現銀，情收欠帖寫了一百欠帖，還有欠帖教人
送與曹官。曹官那個帖，就是張天師發的符，也不得

這樣快到府裏了。當日蔡文英江納一齊當面府尊
就叫庫吏取出那六百兩銀子交與蔡秀才蔡文英
看也不看那裏肯收。府尊看在肚裏悉見江納之誣
了。因失聲道：我到忘了對着江納道：你女兒年紀既
已長大，定是知事的了。本府也要問他肯改嫁不肯
改嫁。就發籤立刻要江納的女兒來審。不多時女兒
喚到府尊，叫江納上來道：你女婿存了六白金也不
爲貧儒了。我今日就與蔡秀才主婚。兩家當從此和

好。不可再有說話。若不看曹鄉巨的情面，本府還該
問你大罪。一面吩咐預先喚的花紅鼓樂一乘轎，一
匹馬，着令大吹大打迎出府門。又叫一員吏將江納
完的六百兩銀子送到蔡家，看他成親。回話驚動滿
城的百姓，擁擠圍看。沒有一個不感府尊之德。沒有一
個不罵江納之壞。那江納羞得抱頭鼠竄而歸。這
蔡文英有了膏火之助，並無薪米之憂。即便專心讀
書聯科及第。不過幾年，選了崇陽縣知縣。又生了公

子同着老母妻子大任好不榮耀他做官極其廉明
正直興利除害凡有勢宦情面一毫不聽百姓們遍
地稱功頌德又差人接了江納到任上來另與公子
并教公子的西席俱在書房內安養甚是恭敬將從
前的事毫不提起到是江納每常自覺羞愧一日蔡
文英到書房裏談話江納拉到一小亭子上背着西
師惱愧道當日的事都是曹宦做起後來府尊要他
帖子總減二百兩他就躲了一面措去我一百兩現

銀又寫一百兩欠帖總肯發帖後來曉得府尊另斷
成婚自己不過意着人將欠帖送還與我但曹宦在
地方上凡有事不論有理無理只得了銀便以勢力
壓做不知屈陷了多少事有一日天明蔡忽然半夜裏失了
火房屋家產盡成灰炭父子家人共燒死九口竟至
閻門滅絕你可不快心可不害怕當初他若肯好言
勸止或者沒有其事也不可知我如今想起來恨他
不過蔡文英笑道岳父恨他在小婿反歡喜他當初

若無此事。小塔江寧科舉。北京會試。一切費用。那有這許多銀子。應付。卽或向岳父那借。也只好些微。決不有六百兩助我。可是感激他。不。翁塔大笑。二日。時值立春。天氣晴和。內堂設宴。鋪毡結彩。錦幃圍列。老母夫妻。公子圍聚。歡飲。蔡文英道。今日在這錦繡堂中。閤家受享榮華。皆是高府尊成全。不可不知感。齒報。其時高府尊已年老。告致。因備了許多厚禮。差人賫書。遙拜門生。往來不絕。竟成世交矣。

牛丞相

第十一種

雷者。因陽氣被陰氣包裹。不得出。猛然劈出。所以成聲。原有天神主之。人有乖戾之氣。上與相合。則擊之。要知良善之人。從未有遭雷擊也。牛耕馬駝。辛苦萬千。猪羊充食。千刀萬剝。是皆惡報。償還前因。後果必然之理也。人心行好。狗可變做狀元。人心行壞。丞相可變做牛。好壞都是自作。自受。冥王何預焉。

明朝有個狀元羅倫。他是江西吉水縣人。極有骨氣。方說語不是凡見事有不當者。即敢言直諫。朝廷因他忤旨。謫他到福建市舶。未幾奉旨復官。他辭疾不赴。這羅狀元是個理學大儒。腹中博通今古。天下的事物。那件不知。那件不曉。一日由揚州經過。行到灣頭東鄉地方。忽然陰雲四合。大雨傾盆。羅狀元奔到村館中避雨。只見雷電交加。霹靂一聲。將耕牛一隻擊死。田內少刻雲散雨止。遠近的人都擁擠來看。羅狀元亦隨衆

往看。只見牛身被雷斧破開。血流倒地。因而心中不忿。犬吠道。牛是諸畜生內最有功於人的。每日耕田耙地。千辛萬苦。到後來皮肉筋骨。都供人用最為可憐。有何罪過。此時朝中有許多大奸大惡。天雷不擊。何以擊此最苦之牛。就借避雨村館中筆硯。在於牛身上。大大的字寫二句云。不去朝中擊奸祖。反來田內打耕牛。同看的都歡喜說道。這總批得真正有理。衆人正在稱贊之時。忽見天上烏雲一塊。疾來如飛。

單聚牛身復又一雷看的衆人都驚跌在地少刻爬將起來同羅狀元再去一看那牛身上二句之下竟是雷神用硃筆另寫二句云他是唐朝李林甫十世爲牛九世娼羅狀元同衆人看罷方纔知道這牛是奸相變的他受盡萬千苦楚再加雷斧而死以報宿世之惡也唐朝至今尚未報完駭歎不已這羅狀元因此明白回到吉水本鄉閉戶另著明理書傳世可見惡人果報填還應在屢世不止也

狗狀元

第五種

佛法廣大不論四生六道但有覺悟自然證果可惜此狗修入洪福貪迷榮貴幸而不幸也極細如螻蟻虱皆具佛性一得覺悟俱可成道况狗獸之大乎獨歎人爲萬物之靈百般呼喚痴迷不醒深可惜也一踢尚還五板若殺彼生命供我肥甘如何還報得了可不害怕

予於狀元不說姓名恐卑污於人也閱者相諒

勿謂無稽虛語

揚州小東門內有個常明玉三十多歲因往鎮江遊
甘露寺就在寺內削髮爲僧方丈中徹大師是個參
悟得道的高僧每常說法直捷指點座下拱聽甚多
方丈內養有一狗但遇大師說法卽伏傍側耳細聽
或說世情閒話狗卽外出一日明玉腹飢先取一餅
在東廊下倚柱咬吃這方丈狗來跳望如有求食之

意明玉性起怒踢一脚其狗負痛就地急滾明玉懊
悔自思餅又不曾與食何苦踢此一脚令他痛滾心
中不忍因將吃不完的半個餅丟地與狗咬吃過了
三日狗死報知大師令埋於後園過了一十八年忽
報本地新科狀元到寺內進香兼看江景大師卽忙
傳衆僧遠迎接只見許多旗傘執事皂隸夫馬好
不榮耀元在山門外下馬步行甚是幼十八歲小美貌端
莊上殿焚香拜佛完到方謝教謁見徹大師留茶談話

甚是謙和恭敬。揖別而出。又往兩廊閒步。忽見明玉倚柱背臉。狀元看見大怒。呼來跪下。說道：「我來寺裏進香。又不曾滋擾汝等。如何沒眼看我好生可惡。」喝叫左右拖在廊下。責了五板。逐出。然後往山頂後邊觀看江景。纔回去。衆僧送山下辭歸。都來看明玉。這明玉苦眉道：「我並不會說話冲撞。又不曾行止犯法。無辜遭此官棒。其實不服。惱恨不已。」正在苦楚之時。忽又見戴紅高帽的兩個夜不收。將明玉和尚拉着。

往外飛走。口中喊道：「狀元叫你去立等說話。」明玉驚怕。暗想道：「莫不是方纔打得不好。又要重打不成。沒奈何只得隨去。」慌得寺內衆和尚齊進方丈。公稟徹大師。要往狀元府前焚香跪門。徹大師吩咐道：「汝等不必前去。此番必不難爲他。我於狀元未來時。已先有二句粘在壁上。呼侍者取來與衆共看。上寫云：一脚還五板。半餅供三年。」衆僧看完。驚異方知這狀元前生是本寺狗變的。隨

着人探聽果然喚到時狀元看着明玉道我方纔一時怒氣責汝五板仔細想起甚不過意但你在寺眾清苦竟在我府中另掃一間靜室每日蔬菜茶飯供養你修行豈不自在明和尚喜出望外感謝不已竟依住下光陰瞬息已將三年明和尚忽而去世狀元吩咐造龕送化而終可見世人一舉一動都有前因凡事豈可不察耶

說螻螂

第三種

神鬼仙佛或現或隱遍滿世界奈人之肉眼凡胎何能知識可見一切欺心壞事雖於無人處爲之在神明已洞若觀火所謂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者絲毫不錯人只要心存正念雖形跡垢污亦不妨碍若徒餘精潔於外機甚左矣

康熙初年揚州有一人姓陳名友德年四十餘歲性

最愛潔每喜穿玉色極細布袍石青緞套常坐船至
江西湖廣賣鹽一日行到湖廣岳州府順路閒往岳
陽樓遊玩但見樓雖傾壞其江山景致甚佳正在玩
賞時見一寒士身穿破衣塵灰垢泥來向友德拱手
道台兄想是聞岳陽樓的景緻來玩的但此樓勝處
全在岫山吞江氣象萬千真天下之奇觀友德是個
愛潔的人見其人邈邈因而不禮貌亦不應答那寒
士忽倚着樓上欄干來攜友德手指點山水之妙

忽有蠅蚋虫迎面飛來友德以手拍落樓簷那寒士
看見說道這蠅蚋虫俗名推屎郎雖是穢污推糞之
虫但其志在於轉丸脫化鳴蟬棲於樹杪發光反露
頓加飛騰乃最有能幹之物未可輕忽也友德口雖
微應亦不答話少刻下樓別去後十年友德一日進
揚城南門由大街出小東門有事正行路時忽然見
三個人將友德週身一看慌忙齊說道兄可姓陳名
喚友德麼友德驚異問道小弟是便是的但與兄們

從未識面。如何知我姓名。三人道。祖師在南門裏常家降乩。判云。此時有一人姓陳名友德。年約六十餘歲。鬚髮交雪。身穿玉色布袍。石青緞套。從南門大街往北走。可代我趕上喚來。我有話說。因此奉請回去。一見友德。怒喊道。我平生最不喜仙佛。你們說甚麼。祖師妖言惑眾。哄騙誰來。快快回去。那二個人堅不放手。婉言懇求道。你就不信仙佛。屈去一到。卽刻便回。也不妨事。說完拉着急走。友德無奈。只得隨去口。

裏自說道。我只不信。看他們如何騙我。傍人聽見的。也跟隨二十餘人。同去看如何行止。到了南門內常家。果見香燭供馱。二人扶鸞。友德站立案傍。亦不跪拜。忽見乩判云。陳友德你來了麼。友德惱怒亦不應。答乩因判四句云。

十年不見陳友德。今日相逢髮已霜。

記得岳陽樓上會。倚欄攜手說螻螂。

友德見此。卽刻跪倒在地。叩頭百餘。謝罪敬服。眾人

細問原委友德將十年前如何逢遇如何說螻蛄的
話從頭至尾細說一遍在道的三人跟去二十餘人
俱皆歎服友德從此投拜祖師門下修真悟道後得
証果可見不曾通徹仙佛的人切不可一言毀謗也

飛蝴蝶

第十四種

金錢化蝶飛唐車之奇傳此從前聽聞之語不
意再見真事於今日豈非異乎或者道士藉此
以醒世之錢財未可着實看也

事有利益於人者或幻或不幻雖凡夫亦是仙
佛否則卽真仙真佛正與凡夫相等乃知人具
濟世利人之言行卽是現在之仙佛矣至若籍
道法以置遂貪欲壞事恐凡夫人身俱不得也

聞傳揚州府學前有一道士買藥甚奇予隨衆往看果見數百人圍聚予擠進觀看見有一道士約年四十餘歲頭戴小木冠納衣蒲團手執雲帚端坐餘無他物人來問話他不多言人來買藥只取錢一文將錢丟於道士面前道士隨用手在雲帚上一抹卽有一顆丹藥與之隨抹隨有雖數百人數百顆丹俱不完其丹大如指頂硃色能治百病茶湯任下賣藥一時內道士忽有向來人說你爲人極孝奈少奉養我

當贈送卽用手在錢堆上或抓一把三五文不等或兩手捧一捧一二百文不等忽有向來人說你家有婚姻喜事缺少銀錢我當贈送任意取錢與之或說饑寒急迫贈送的或說病欠調養贈送的錢數多少不一人人都說看道士贈送人的錢雖多來買藥的錢更多未曾半日面前卽堆積錢約有數千看的人越多正在擁鬧之時人叢中忽擠出兩個公差來向道士喊道你是何方妖人敢在江都縣衙門左近

以賣藥爲名哄騙人的錢我是積年快手專掣你這
等人治罪道士笑道貧道在此賣藥治人疾病積下
來的錢雖多貧道整幾百幾十救濟人二位既是縣
差到此貧道不好簡慢該以茶奉敬一面說一面其
衲衣袖內用手接一鍾熱茶茶內兩個惠兒連茶起
俱有奉與來差復將手在袖內又接出茶一鍾一樣
奉上那一位兩個差人驚怕不敢吃因說我們來不
是吃你茶的道士笑道你二位不吃茶貧道知得二

位的心思但這面前堆的錢是留了濟世利人的非
比外道用以遂自己貪欲的莫想擅動一文又向二
位道既不吃貧道的茶可仍舊將茶還我兩縣差因
將不曾吃動的茶兩鍾遞交道士那道士用左手開
着袖口右手接過一鍾茶把茶鍾連茶果遠遠的往
袖中一撿音遼去聲又接過那一鍾茶也遠遠的往袖中
又一擦臨了將兩隻袖子往空中一大擺說道貧道
這錢是沒得奉敬的因兩手將錢捧了許多往空中

一犀虎音只見錢都變了許多大蝴蝶紛紛飛去那道士又捧着錢一犀一犀都犀完了那滿空蝴蝶有幾千飛得好看衆人都仰面齊看這道士竟不見了少停一刻許多蝴蝶都往天心裏上飛如灰點也沒了許多衆人議論也有說是神仙下降當面錯過的也有說是幻法駭人的也有說是真正救濟人的也有說是差人不該滋擾他的這兩個縣差也甚懊悔後來人都散去遍傳以爲奇聞

村中俏

第五種

婦人若有姦情心變兩樣嫌此愛彼漸成殺身大禍甚可畏也

不聽隣老極好佳言自速其死皆由平昔藉以賣線喜看婦女而喜調婦女所致又可畏也

老誠男人切莫娶風流婦女汪原妻卽是明鏡揚州南門裏有個汪原是沿街背着線籠生理屢當強壯尚無妻室藉賣線爲由專喜看人家婦女兼且

說粗談細油嘴打話因生意稀少有朋友薦他到西
鄉裏走走甚好一日到了陳家庄地方見一婦人叫
住買線這婦人美貌孝服約有二十四五歲汪原與
之眉來眼去甚是歡喜訪問庄隣遇一老者說道這
婦人郭氏有名的叫做村中俏雖然標緻去歲嫁了
一個丈夫分夫不月刀不上半年得了癆病而死不問而知是個
喜動不喜靜的婦人了我看你是個老誠人身就壯
實恐怕還不是他的對敵汪原道只因我家中無人

照管不妨娶他因而煩媒說合一講就成娶進門來
夫妻十分和好過了兩個多月汪原的面皮漸漸黃
瘦了汪原的氣息漸漸喘急了他有個同行育杭賣線的
劉佩吾時常在汪家走動早晚調婦遂成私好這佩
吾曉得湏存幫襯又會枕上工夫婦人得了甜味因
而日漸情密且見丈夫有病嗚呼叫叫煎藥調理看
爲仇敵隣里人都知道風聲那汪原弱病卧床佩吾
假意問病遂與背地親嘴被汪原看見奈病難開口

次日畧覺清爽因向婦人說道我在這坊住了多年雖然小本生意却是清白人家你須要存些體面我是不肯帶綠帽子的倘然出乖露醜一刀頭落休想輕饒婦人勉強說了幾句白賴的話轉脚便向佩吾說知佩吾道既然你丈夫知覺我下次謹慎些就是婦人道你我恩情是割不斷的乘其病臥我自有法佩吾別去那婦人淫心蕩樣一心迷戀姦夫又恐丈夫病好管頭縛脚不遂其欲夜半乘夫睡熟以被蒙

其頭將一袋米壓上不容轉氣江原被他安排死了到天明料然不醒假意哭將起來佩吾聽有哭聲又聽得街坊隣佑都說這人死得不明我們急速報官佩吾心內如亂槓敲擊三十六策走爲上策要往淮安親家逃躲兩三個月等事情平靜再回來因一氣從灣頭高廟走至邵伯鎮已有四十多里心畧放寬因餓見個飯店便走進去揀個坐位坐下叫主人家快取些現成飯來吃我要趕路有好酒煖一壺來至

人家答應了。須臾問只見店小二擺下兩個小菜。放下兩隻筋兩個酒杯。佩吾道：「只用一隻筋一個杯。」小二指着對面道：「這位客人難道是不用酒飯的。」佩吾道：「客人在那裡？」小二又指道：「這不是你一同進門的。」佩吾道：「莫非你眼花了？」小二擦一擦眼道：「作怪！方纔有長長的一個黃瘦漢子，隨着客官進來，一同坐地。如何就不見了？」佩吾想着汪原生時模樣，料是冤鬼相隨。心上驚慌，不等酒飯吃，便起身要走。店中許多

客人聞知，小二見鬼，都走攏來圍住佩吾，坐位問其緣由。佩吾慌上加慌，登足發狂起來，口中只喊我死得好苦。衆人道：「這客人着鬼了，必有冤枉，有附近弓兵知道，報與邵伯巡司。」巡司是冷淡衙門，以有事爲榮，就着弓兵拘審。當下衆客人和店小二扶着佩吾來到巡司衙門。佩吾雙眸反插，對着巡司道：「你官小，斷不得我的事。」巡司大驚，卽叫書手寫文書解江都縣來，卽刻帶審。鬼附佩吾，將自己通姦郭氏壓死丈

夫的事直說。縣官取了口詞。便差皂拘拏郭氏對理。這郭氏安排了丈夫。捱到天明。正要與佩吾商議。不料他已逃走。這場大哭。纏是真哭。哭罷收拾衣物。當銀收殮。衆隣見汪原暴死。正在疑心。忽然公差來拘。郭氏到官。兀自抵賴。反被佩吾咬定。只得招承。馮知縣定郭氏謀殺親夫。凌遲處死。若非佩吾通姦殺心。何起亦定斬罪。不多時。男婦同赴法場。一斬一凌遲。來看的人幾千百。都各稟知。果報昭然。

風流悟

石成金

夫基

世上人既姦其婦。復殺其夫。心爲慾遣。一時不慎。而犯此法者甚多。其相報不一而足。或因爭風而彼此互殺。或因夫見而男婦並殺。或假手於叔伯公姑。或假手於鄰里親黨。或鳴於官。而以刃殺。或罹於獄。而以杖殺。可見淫者天下第一殺機也。我獨異其既遠竄他方。乃冤魂猶相隨不捨。必致於殺。則世之姦人妻女者。其夫其公姑其父母之冤魂。必時刻根隨。左

右可知矣。設於暗室獨處之際，或黑夜遠行孤身曠野，更或逆旅淒涼，棘圍寂寞之時，想着此等冤魂披髮切齒，怒目洶洶，必欲相報而後快者，真可寒心。痛心。亟宜改過懺悔，庶可免禍。若其夫其公姑其父母未及身死，彼恥懸眉目之間，恨入心骨之內，必欲食其肉，寢其皮，刺刃於仇人之胸，而後快者，亦無以異。所以行姦賣俏之人，其妻兒女媳，往往亦著醜聲，旋遭殺戮。雖天道好還，亦未必非此輩冤魂陰爲協助也。

關外緣

第七種

恩若救急，一芥千金，試看彭之施濟，不過銀五兩，襖一件，遂令受者銘感肺腑，誠可法也。

人一好賭，未有不受害，喪身破家者。試看彭案，若非慈心爲主，得遇救濟，竟至身家妻子莫保，是誰強逼，可不警醒。

俗謂錢在手，頭食在口，頭可知。若非大有主見之人，現錢在手，未有多費浪用而致害者。勸

彭事甚可鑒也

人若不經一番大苦其平常勸諭何能改易只有彭人自從遭難之後卽另換一付心腸竟至勤儉成家但恨事敗悔遲世人急須早醒

一官徵錢糧必須入櫃彙解若任役私收定致侵那雖懲重法又何益乎

揚州舊城東嶽廟前有個開磨坊的彭秀文性喜賭博又喜奢華因買充了江都縣裏書辦把磨坊交與

胞弟開張那時候縣官徵錢糧只有田畝地丁是聽民目封投櫃其餘雜辦銀兩俱交收役私收給串逢解時將銀入解這秀文因而謀收行夫牙稅銀兩得權到手收的銀子任意大賭大費次年大壞事後文謀收那新掩舊不得露醜却喜一件爲人極有慈心時常將官銀封小包幾十個每包五六分放於身邊遇見跛的瞎的年老有病的給與不吝一日縣中收完錢糧在磨坊店門前閒立看見對面廟門石鼓傍倚了一

個薄布衣的窮人，低頭流淚，連聲愁嘆。秀文因問那漢子爲何如此愁苦。那漢子說：「小子姓黃，是某科舉人，有至親在揚州現任的某官，因來向官懇些盤費，前往京都謀事。」信情紙薄誰知這官只推不認得，反令下役呼叱，不容見面，害得小子宿的寓處，房飯錢全無。房王趕逐進退無路，計惟尋死，所以傷慘悲痛。秀文感然道：「你既是書香一脉，前往京都需用幾多盤費？」其人說：「還房飯連搭順船，稍若有銀五兩，將就可到。」秀文

因見此人苦楚，遂說：「此時十月，天氣寒冷，我看你身上尚無綿衣，我先取件舊布綿襖與你穿暖。」明日仍到此處，我有滋助，與衣別去。次日果來候候，秀文就與銀五兩，黃舉人記着姓名，感激叩別。忽然本縣因事叅離任，康熙某年間，新縣官到任，大有才能，點收錢糧，俱係親自遴選，不容得法夤緣，不論正項雜項，俱聽納戶自封投櫃，逐項清查。秀文侵用的夫稅銀子，水落石出，節年計共侵銀一千六百餘兩，嚴挈收禁比

追受了許多刑杖。怎奈家產盡絕，官不能庇，問成斬罪在獄。未曾年餘，幸遇皇恩大赦，死罪減等。秀文改爲流徙關外三千里，因而僉妻出獄，急押起程。胞弟哭別，親友贈送盤費。柰上路未久，銀已用完，可憐夫妻沿途乞化而去。真個破衣赤足，受盡萬苦。出得關外，自量有死無生，行至流徙之處，忽遇一人立於店舖門首，呼近細看，先說道：「你莫非是彭恩人麼？」秀文日久總忘，並不相認。那人自說：「昔日在揚州東獄

廟前贈我盤費綿衣者，卽是我也。我受活命大恩，時刻切記，說完就將秀文夫婦拉入店舖內室，與好衣帽換着，治席款待，叩頭致謝。秀文因問黃舉人如何住到此处，黃舉人道：「重蒙大恩，得銀搭船到京，投某王爺宮內效力。某王見我至誠，十分優待。其時王有契友犯罪該斬，王求父皇免死流徙此地。王因我可托，特交銀萬兩，着我同王友開這店舖。凡山陝川廣各省貨物，卽日用米糧布帛，俱皆全備。恩人夫婦可

住於我家代我掌管料理。秀文喜出望外。因受了萬
千苦楚。性情頓改。凡事儉約。雖不過齋。遇客却也諸
事原該朴實。過了年餘。黃舉人又分一舖與秀文。立起最
富家業。後來寄書信。并帶許多閩外土產物件。與胞
弟磨坊內。方纔得知詳細。如此因緣奇遇。不可不述
其始末也。

假都天

第十七種

人心多愚。原易惑以邪說。如釋則有煉魔之術。
道則有黃白。彼家之說。外此又有無為教。白蓮
教。名號不一。要皆惑人者也。一為所惑。因而脫
騙財物。生盜生姦。甚至聚黨。亂然及其後。未
有一人不敗者。兩陸棍。只知藉神謀財。害命驚
衆。彼時富未享。而俱喪。獄底其為首之活都天。
鄉愚信哄。尤可憐也。

假都天

遊

利

三教大聖覺世利人俱當敬奉。何宋秀才慣喜
訕謗。今遭慘死。是皆平昔毀輕神佛之自取也。
揚州便益門外黃金壩地方。於康熙十四年間有一
鄉愚担糞灌園。忽有陸大陸二兩個人向說道。你終
年灌園。極其勞苦。我有一法。可得萬金財主。你可依
。鄉愚聽得喜不可言。因引至無人僻靜空處。傳授
須得如此如此。鄉愚領會。明日鄉愚正在灌園時。忽
然狂呼躡跳。自稱都天神下降。大喊道。若不立廟祀

我這地方上百姓各家男女都遭瘟死。是時正值瘟
疫大行。家家病死的人極多。人都信以為真。傍邊陸
大陸二。竭力贊助。先於空地暫搭葢蘆蓆殿。逢奉鄉
愚正中。居坐稱之曰。活都天。遠近聞名。叩首祈禱。男
女雜遝者不可計數。香燭牲禮酒餚供獻絡繹不絕。
這活都天終日默坐神案上。並不飲食。鄉人願免災
疫。俱爭先佈施。或施殿梁銀若干。或施殿柱銀若干。
磚瓦木料石灰人工等銀。俱交陸大陸二登壇姓名。

收銀入櫃正在人衆擁擠時忽有一屢年毀神謗佛的宋秀才走進蓆殿來指着活都天高聲大罵道你這瘟奴才不知死活平空的自稱活都天哄騙鄉野男婦須不能惑得我宋相公我且打你個死看你如何治我一面罵一面走到神座把活都天兩三掌陸大陸二攔阻不放宋秀才又喊道我從不信邪我且將你這些供的酒餚先請我相公受用受用卽用手亂抓入口又斟大鍾酒亂吞又吃又罵那日看的人

竟有上千都擁擠不開只見這宋秀才吃完了酒餚忽然跳上幾跳跳倒在地反手如綢緞一般高聲自喊道活都天老爺我小人一時愚昧冲犯得罪只求活都天老爺饒我小人罷又高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活都天老爺不肯饒我又打棍了喊了多時口鼻七孔中俱流出鮮血來面色漸漸青紫少停一時氣斷身冷直挺在地陸大陸二大喊道這宋秀才不知人事獲罪活都天老爺因不肯寬赦就把他的性命追

去了。你們眾人內有認得他家的速些送信去。着他家人來收殮。停了一日一夜。次日宋家男婦多人痛哭不已。買棺擡去埋了。眾人都親眼看見。個個驚怕。更加凜然敬重人來的越多。將近一月。布施的銀錢米糧木料磚瓦。堆滿幾屋。忽一日。本府太守金公親來進香。只見許多旗傘執事皂快人等。好不熱鬧。這日。興動遠近人更多。陸大陸二欣欣然大有興頭。金公到了。活都天處下了轎。也不上香。也不禮拜。卽立

着先問活都天之外。廟中主事的是那幾個人。本府問明。便好佈施禮拜。那陸大陸二站立在傍。急忙說道。就是我兄弟兩個做主。又問。巴有錢糧若干。尚欠若干。俱有收簿。逐細稟答完了。金公卽便於薦殿正中坐下。吩咐皂快。先將陸大陸二掣下。然後將活都天綁倒。不由分說。把這三個人。就在薦篷下。每人先打二十大板。然後叫上來。喝道。爾等做的事。本府俱已知道。可從直說上來。如何造謀裝都天。如何害死

宋秀才細細說明。如不實說。即刻打死。這活都天哭稟道。小的是個挑糞的愚人。一些事都不曉得。俱是陸大陸二做的。求老爺只問他二人。就明白。金公卽喚二人審問。抵賴不肯承招。金公吩咐將帶來的夾棍。把二人夾起。捱不過刑。陸大只得直說道。當日哄這愚人裝做都天。俱是小的二人主謀幫助的。預先說明。凡得銀錢。俱是二人均分。這宋秀才平日是個慣會罵神佛的人。因算計於某日黑夜。小的們請

他到無人處。商議求他假來打罵。却自己跌倒。喊細喊打。驚駭人。敬怕騙人多。佈施的說明。凡有財物。俱作四分均分。宋秀才纔肯入夥。的金公又問。這宋秀才因何七孔流血呢。陸大又不肯招。金公怒叫用棍狠敲。陸大只得直招。是放了毒藥在酒餚內。哄他吃下。七孔流血死了。金公又問道。宋秀才既然依你入夥。何苦又害他的命呢。陸大供說。恐怕多他一人。就添一股分銀。因此害他的。金公又問。這活都天。用何

法不飲食呢。陸大供說。每夜三更人靜時。把活都天擡下來。葷飯吃得極飽。所以日裏不吃飯食了。金公聽完大怒。放了夾吩咐每人再加責二十大板。帶回府收禁。吩咐將收積的銀錢同物料變價貯庫買米賑濟饑民。衆百姓都感頌金府尊神明。回衙門之後。過了三日。又提出三人各責二十板。先後俱死於獄底。至今多年。但遇不真實的事物。卽云黃金壩的都天假到底。

真菩薩

第十八種

財也者。天地間之公物也。天地間公物理宜爲天地間公用。富翁當推有餘以濟人。所謂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此司馬溫公之至言也。

觀世音菩薩。普天之下。家家供奉。人人感頌。總爲能救苦救難。而致於此人之言行。有能多方救濟者。雖是塵凡之人。卽是現在之菩薩矣。

閔世璋是歙縣人他在揚州行鹽樂善不倦乃篤行君子也每年鹽業利息自奉極儉餘悉施濟全不吝惜曾一日見郡有夫婦負宦債以身償宦遂夫收婦其夫婦痛哭矢死不離閔公知實代償其逋夫婦仍歸完聚此特一節當時揚州水旱頻仍閔公捐貲賑濟全活饑民不計其數再如倡育遺嬰提攜貧交施絮衣救難婦修理橋路種種不可枚舉閔公壽過八十康強如壯子孫蕃衍利名鵲起咸謂德行之報。

揚州有個蔡璉這人秉性仁慈於順治十二年創立育嬰社在小東門其法以四人合養一嬰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領乳者月給工食銀六錢每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瘦以定予奪三年爲滿待人領養時陳公卓致政家居爲之刑定社規內分緣起第一乳母第二捐銀第三收養第四保嬰第五領養第六清核第七藝文第八其議論至詳至善每本二十餘頁名曰育嬰編此法不但

忙幼又兼濟貧。免人世溺嬰之慘。功莫有大於此者。凡城邑村鎮宜永遠倣此而行。始初蔡公五十餘歲。尚未有子。因倡此社。後生三子。五孫。壽至八十七歲。天報善良。洵爲不虛。揚城因其活兒甚多。俱以真菩薩稱之。子見愚人溺兒最慘。要知物命至微。尚體天地之心。放生戒殺。况乎子女。乃或以野合淫奔而滅其跡。或以家貧身病而棄所生。於是有旣生而損者。有未生而墮者。骨肉自殘。良心滅盡。人世惡業莫過。

於此。若所以殺女之情。近愚出施氏破之甚悉。歌云。

勸君莫溺女。溺女傷天性。男女皆我兒。貧富有定分。若云養女致家貧。生兒豈必皆怡親。浪子千金供一擲。良田美宅等灰塵。若云舉女碍生兒。後先遲速誰能知。當階玉樹多。先折老蛛雙珠。不厭遲有女。莫愁難遣嫁。裙布釵荆是佳話。婚不論財禮。義存擇壻安。貧免牽挂。漫憂養女玷家聲。爲兒娶婦亦關情。淫首百惡爾先戒。不種孽根孽不生。殺女

求兒兒不來暮年孤獨始悲哀。如有女送終去，猶免白骨委蒿萊。贖人妻女救人殃，陰陽纏綿後必昌。若還多女竟無男，前生債主今生償。勸君莫殺女，殺女還殺子。仁人有後惡人亡，挂折蘭摧疾如矢。勸君莫殺女，殺女還殺妻。生珍嬰孩死索命，牽衣地獄徒悲悽。勸君莫殺女，殺女還自殺。冤冤相報幾時休，轉劫投胎定天折。孺子入井尚堪憐，如何摘女葬黃泉。及笄往嫁尚垂淚，何忍懷中輒

相棄。古往今來多殺機，可憐習俗不知非。人命關天，况骨肉，莫待回首淚滿衣。

揚州有個程有容，業塩生理大清初年條陳利弊當事多嘉納之。性醇好善，諸如育嬰極溺，以至橋路之施，方行不倦。城南有敗闢，植巨楠百數，沉於水大舟觸之立破，人目爲神椿。有容募人澗水，投之歲大浸，請於醴院出金粟，助賑身董其事。就食者計有七十餘萬人，凡兩個多月，未嘗告罄。恩賚有加，生平推

誠待物行必以恕曰吾留餘以與子孫也後果子孫繞膝者三十餘人科甲聯綿更置義田以贍宗黨之不振者至今尚存鄉里咸呼公爲菩薩。

揚州府太守蔣恭靖諱瑤正德時大駕南巡六師俱發所須夫役計寶應高郵站程凡六每站萬人議者欲悉集於揚人情洶洶公惟站設二千更迭遣以迎計初議減五分之四其他類皆遞減卒之上供不缺民亦不擾時江彬與太監丘得挾勢要素公不爲動

會上出觀魚得一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從旁言請以畀守促值甚急公卽脫夫人簪珥及綈絹服以進曰臣府庫絕無緡錢不能多具上目爲酸儒弗較也一日中貴出揭帖索胡椒蘇木奇香異品若干因以所無冀獲厚賂時撫臣邀公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於殊方而故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撫臣屬聲令公自覆公卽具揭帖詳註其下曰某物產某處某物出某處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上亦不責又

真菩薩

與

利

中貴說上選宮女數百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
公曰必欲稱旨止臣一女以進上知其不可奪即詔
罷之予謂此一官當急難之際用盡智力寧可自己
不顧害累而庇民之受萬民安穩何等心思雖西方菩薩
現身救世亦不過如此目今官之有才能有智謀者
頗多但專尚利己誰肯利民請以蔣公爲式而力行
之不惟功德福報抑且芳名流傳不朽矣

老作孽

第十九種

男女雖異愛慾則同老年人只宜安靜樂享餘
年切不可尋少艾在傍不是取樂反是自尋苦
吃又是自討罪受於人何尤予曾著笑得好書
載有老人房事修養軟圈跪香尋齒等說極其
形容不是有意嘲笑老人正是諫勸老人也
富貴之家每每老夫多娶少妾或老而斷絃仍
娶幼女只圖眼前快樂不顧後來苦楚要知老

人之精力日漸衰歟。在少年婦女青春正艾。若
要遂其歡心。則將滅之燈。何堪頻去其油。必致
疾病叢生。身命隨喪。甚可畏也。若要遂其歡
心。則女雖有夫。如同無夫。孤守可憐活寡。誤害終身。
衾寒枕冷。日夕悲怨。於心何安。甚可憐也。若要
防閒太緊。則女必憂鬱生病。往往天死。豈不大
損陰德。若要防閒稍寬。則種種醜事。遠近轟傳。
豈不大辱家聲。總之老雖愛少。少不愛老。

憎嫌之念一起。雖烈婦亦生心。外向請達者。自
想何必貪一時之樂。而受無限之苦耶。

婦女生來情性。猶如流水。卽以少配少。若有風
流俊俏之勾引。還要奪其心肺。何況以老配少。
既不遂其歡心。又不飽其慾念。小則淫奔。大則
蠱毒。甚致計謀害命。此理勢之所必然。每每極
多。可不凜然沈老之作孽。還是三婦人不曾同
心計謀。留得病死事。出萬幸。未可以此爲法。

康熙初年。有個沈登雲。他居住揚州南門外。年已六十歲。精力強健。他生平壞病。終日只喜謀筭。人的田地盤剝人的家財。自己掙積。約有六七千金。事業儘好過活。有了正妻。又娶一妾。只是並不曾生一個兒女。此是沈老兒做人殘忍。所以上天令其無後。到了六十歲大壽日。親友來祝賀的甚多。沈老兒備了許多酒席。款待人眾。自於席上。忽想起年週花甲。尚無子息。好不苦楚。因流下淚來。近他的座上有個樊老子。

者約有七十餘歲。是他的好友。看見他苦惱。因勸慰道。我也是六十歲上無子。現今生了兒子。雖然幼小。畢竟可免無後之訃。你既悲傷。何不再娶個坑害人如夫人來家。還可生得一兩個兒子出來。空空流淚有何益處。沈老感謝他教得是。散了酒席。過了幾日。筭計又要娶小家中原初的妻妾。聞知齊勸道。有子無子。都是前世修來的。若命裏無子。就娶一個來。也沒得生育。不如安分過活。何等不好。沈老不依。主意要娶壽

了媒婆各處說合尋了三叉河鎮上范家女兒名喚
二姐這女兒的父親已故止有寡母在堂女纔十九
歲因高不成低不就媒婆來說沈家有幾萬兩銀子
的財主田地極多一馬也跑不到家裏陳柴臘米穿
金戴銀若是嫁了他如何享用他情願把岳母如何
養老送終倘若生了兒子萬貫家財都歸你手裏執
掌造化不了只是莫忘記了我說合的媒人婦女們
沒得見詞聽了這些話滿心歡喜竟依允了可憐把

一個少年如花的女兒活活葬送了不多時這沈老
兒事事豐盛娶了范二姐過門見了這少年標緻女
子極大的歡喜床上的事曲意奉承不虛命十分努力范二
姐原是黃花女兒情竇未開趣味未知混過了滿月
這沈老兒因扒得多了雖然強壯終是年老身上就
添了好幾般病痛看看再扒不得了添了那幾樣病
頭裏昏暈 眼裏流淚 鼻裏清涕 喉裏痰喘
心裏火燒 肚裏脹塞 腰裏酸癱 腿裏軟癱

沈老週身病痛請醫百般調治醫令獨宿保養原田的一妻一妾不必說起仍是常守活寡新娶的范二姐如何守得捱過了兩個多月沈老的病症幸喜好了怎奈那下身物件竟軟如綿花必然一些不硬扶捏不起如何幹事沈老捨不得范二姐嬌媚未免做乾工夫越挑撥得二姐春心繚亂情興火熱無處發洩沈老沒奈何只得睡在二姐身上將物件勉強挨塞不料這件東西綿軟折轉他還在上疊個不了二姐怒

啐道我裡邊

男女都受罪

一些也不會進來你還在上邊疊個甚

麼沈老也自覺沒趣只得扒將下來說道我有許多錢財又有許多田庄我與你穿好的吃好的儘好快活過日子二姐惱怒道古人說得好何處尋得來良田萬頃不如日進分文我要家財何用沈老又勉強應道我因害病被你炒笑待我調養幾日與你耍耍未必只怕你還要討饒哩二姐把手在沈老臉上一抹道你自己好不知羞還來說大話哄人因而男女俱掃興而止自此

以後二姐看見俊俏後生，恨不得就吞在肚裡。只因嫁了這老年人，不由得他不痛恨母親，不由得他不咒罵媒人，苦在心裏說不出來。偶一日在後門口閒頑散悶，看見一個美少年走過去，彼此對看個不住。正在看得有興，忽被家人冲散。原來這少年姓張，因他生得標致俊俏，人都叫他做賽張生。只離沈家半里路遠，此生一見二姐，魂都留恁。每日來盼望，一早一晚竟與二姐勾搭上了。你貪我愛，如膠似漆。乘沈

老養病不必紅娘勾引，亦不必跳牆，每晚竟是二姐於更深時從內裡開門接迎張生入房做事。黑早送出原舊的妻妾以及家裡人，俱也知道風聲，都不管事。如此往來也有兩個多月。一日晚間沈老走到二姐房裡來，在門外聽得有男人在房內低聲嬉笑。沈老着實動疑，敲門多時，二姐假推睡着，將人藏躲桌下。纔開門，俟沈老進房，於黑處遮掩放出。沈老只推不備，看見說了幾句閒話，回到書房裡再三思量，若

要聲張只恐醜名遍傳如何做人若要不得聲張如何容得想出一計正屋後一進有高樓三間沈老將二姐移到高樓上做房二姐恐沈老疑心只得依從又着原妻妾看守不許下樓沈老又在樓傍一間屋裡獨宿沈老只是病不離身有一長者來候他的病也畧知他家些消息因勸他道尊體年老多病何不把二位小夫人早早配與人就積了些陰德又省了些煩惱且又得了些財禮豈不甚好沈老口雖答應心

還不捨過了兩個月二姐日夜思想那少年漸漸飲食減少面色枯黃醫藥不效竟成了想思百日癆果然未滿百日嗚呼死了二姐的寡母來炒了幾場哭死了幾回過了十多日伏在棺上死了這賽張生終日在後門前痴望杳無消息買棺的日子終知道二姐日夜想思死了這賽張生走頭無路只得回家日夜痛哭了幾十回着實想念不捨白日裡看見二姐牽了去竟是活捉張三即真正戲文也是他姦人的

妻女現報沈老原初的妾終日孤眠守得沒出頭日子雖看上了太緊幾個人奈看得嚴緊總不能到手隨後月餘也憂鬱死子原配首妻無人做伴孤苦伶仃何終日煩惱不上半年也往閻家去了沈老見兒女不曾生半個一妻二妾都死了心上好生不過意好生孤苦悽慘看見原初妻妾的兩個棺材想起當日他兩個人曾說許多好話勸我莫再娶小只因我一時昏迷都不依從致有今日痛哭一場又看見寡婦的棺

材想起他在生時費了多少辛苦養成一個上好女兒指望配人圖後來快活養老都因我不曾把他女兒安置好處坑害死了以致他衰年無靠苦惱死了又痛哭一場及至看見二姐的棺材又想起初婚的月內我與他兩個人恩愛綢繆何等親厚都因我不自諒衰老早遣另配保全他性命以致把他活活害死了又痛哭不止知此日夜悲啼聲啞淚枯病症日添服藥不效時常看見寡婦同三個婦人討命沒有

幾日活拉了去。族衆並不理着收殮。都來炒開家財。停屍四日。臭氣薰人。蛆虫滿地。方纔草率買棺入殮。幸有一個畧好的將公項提起些。須僱人把五個棺材抬去埋了。隨即把房賣銀瓜分。可歎這個老兒。只喜謀筭人的家財。苦掙一生。不曾做件好事。只落得將許多產業。一旦都分得精光。他把四個婦人性命。活活的坑害死了。後世又不知如何果報。豈不是老來作孽。世人不可不知。懿言形。

求嗣真銓

石成金 天基

今之無子者。徃徃多置少姬。恣行淫慾。要知妾婢既多。嫌疑必起。一遇妒妻。遂有冤屈橫死之慘。其爲我寵者。枕席迭侍。精液內乾。其究也。必成我之病。外或不能遍御。幽閉一室。怨恨愁苦。滅絕上天生種子。其究也。復成人之病。因無子而造諸孽。因造孽而愈無子。且以少年之妾。守一衰邁之翁。徒苦人子女。爲活寡婦。如此損德而欲望生子。何能哉。况精竭神枯。

一旦棄世其間醜名播揚閨門失節尤多不可言者
從來寡慾多男每見富貴之士一子或艱貧賤之家
多男爲累總在慾之寡與不寡異之也昔一人無子
有醫者教之保惜精神勿過思過勞勿大憂大怒俟
經淨施之有娠卽異榻如此半年果然生子要知生
者生道也若不以生生之道求之尙能應乎要法曰
莫陰險莫殘刻莫殺生凡種種無子之行俱悉改除
久之又久未有不獲多男之慶矣

少知非

第二十種

少年子弟寧可終身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此陳眉公格言也要知少年人雖不讀書只是
愚朴却不害大事若一與小人親近染成敗壞
習氣如油入麵豈獨貧賤每致喪心非爲身家
不保及陷於罪悔之已晚試看鄭友若不改邪
歸正必遭大難小人之害如此
少年人只是勤儉守分不務外事則一生受享

少知非

許多快樂。若或一時昏迷錯誤。隨即悔改。猶可收之。桑榆此帙書。少年人不可不熟看。

我有一個朋友姓鄭名君召。他父親開張布店。約有三百餘兩本銀。因此生他一人。母親又去世。得早十分鍾愛。不曾大壞事教訓。從小時就不肯讀書。最喜頑耍。到二十一歲就娶了媳婦。與他若是勤儉安分。儘好過活。不意父死之後。他把布店都交與湯夥計掌管。自己大壞事只喜閒蕩。最愛穿好的吃好的。每日搖進搖出人

人都說他爲富家郎。我看這光景。因做了個鼓兒詞。寫成斗方。勸他莫學奢華詞云。

勸你們莫奢華。淡泊些最是佳。何須浪費爭高大。珍饈羅列。喉如海。衣服新鮮錦上花。只恐福小難招架。這作爲怎能長久。總不如朴實成家。

有個小人姓楊。他幫閒稱最篋片。居先專會咬人。所以人都叫他做楊辣子。看見鄭友奢華。不知有幾萬兩的家財。因來假同他親厚。凡有諸事十分幫

襯十分奉承。鄭友不知利害，竟與他往來，做了莫逆一刻不離。一日楊篋片歡喜向鄭友說道：「人生在世最難得是少年標緻，又難得是手有餘錢。古人說得好：『不頑不笑，悞了青春。』年少若過到壯老年紀，豈不將好時光虛度？須要學幾出好戲，不獨自己頑頑，又且免此何俗之有村俗，知些歡樂。我有個極好極厚的師傅，他是個串戲老作家，我同你去頑頑，豈不甚妙？」鄭友點頭道：「承兄指教，好是極好，只恐怕多費銀子，又恐怕

我生性蠢拙，習學不來。」楊幫問道：「都在我身上儘力，囑師傅用心教導，包管學會。在別人要學會了一出戲，極少也要謝銀一兩，我與他至厚，只等他教會了串熟了，每一出不過謝他五錢銀子，他也不好較量。」鄭友聽見所費不多，就滿心歡喜，揀了一個好日子，穿了新衣服，同了楊幫間來拜戲師。那師一見鄭友大喜，叙過幾句閒話，笑說道：「尊兄這樣一個標緻相貌，該做個旦脚，只是不敢有屈，竟學一個小生罷。」鄭

友依允將抄的曲本交與他。接着鼓板口傳聲教他。偏有聰明不浦兩三日已將一二枝曲子唱上了。師傅又大喜。上半日唱曲子。到了下半日就大家閒散。頑頑那同夥的五六個少年人都說道。取紙牌骰子來。大家看個東道。晚上吃酒不好偏擾一家。不過費幾分銀子。事極微末。拉鄭友入座。他回道。從來不知看牌擲骰。隨即有一個人指教他習學。果然一學就會。先是幾回東道酒食。到後來竟是賭錢。先是幾錢。

到後來竟是幾兩。我聽見鄭友入在賭錢場裡。心中大惱。又做了一篇戒賭的唱兒送與他。詞云。

勸你們莫賭錢。迷魂陣似蜜甜。無昏無曉相留戀。頭家幫客都想賺。打罵爭喧最可嫌。媚優隸卒同卑賤。起先時衣囊拆揭。到後來典賣田園。

怎奈鄭友聽如不聽。只因眾賭友串通。一氣要贏他。不肯放鬆。總不要鄭友掣出一厘現銀。都是楊幫間一力招架。鄭友初出來頑的。賭到興頭上竟寫一行。

字付銀幾兩又付銀幾兩都交與楊頭家不過積了
十多日竟輸了一百二十餘兩臨了那一日眾人收
起籌馬牌骰都向鄭友要銀子他却並無分厘眾人
大嚷道好不公平假如你贏了別人的銀子你可要
別人的銀子這個要剝衣服那個要拳打腳踢這個
要抓泥來塗污那個要鎖起來喊官鄭友急得走頭
無頭只得哀求楊朋友招架寬期幾日做好做歹放
去設措銀子交還因將父遺的本銀又將些布疋賤

價賣銀反是楊頭家假做好人來說合紋銀八折交
代兌出紋銀一百餘兩又封一兩銀子謝戲師方纔
退帖開交他一夥小人在暗處瓜分完結這鄭友回
到家中紐想自恨道無端信人去串戲起先看東道
及至後來賭錢白白被人騙去百十兩銀子受了多
少羞辱着了多少氣惱若早聽某人好話不到如此
銀子費去又不曾積得快活好生不值正在納悶另
有一個姓袁的幫開篾片來說道我聞得鄭大爺因

輸去銀子連日在家納悶。目今蘇州來了一個出奇的妓女，纔一十七歲，人材出眾，真個是現在的西施。我同你去頑一頑，消消憂悶，何等不好？鄭友聽得大喜，因同了袁人前往，誘到鈔關門外堂巷裡一家果見有妓女，骨格輕盈，十分嬌媚。鄭友春興勃然，又袁人在傍攛掇，自然上了道兒。鄭友就星飛回家，取了五兩銀子，兩疋綵緞，兩隻銀杯，送到妓家，交與鴉兒，以為初會之禮。那鴉兒收了銀子禮物，甚是歡喜，連

忙定桌席，花攢錦簇，吹彈歌舞，宿了三日，一切賞賜等項，俱出原爲此袁人之手。鄭友銀子用完，又來家設措銀子去接用。我那時在他布店裡，聞得鄭友纏離了賭場，復又去嫖，不怕他取厭，又做一唱詞，送了去，詞云：

勸你們莫要嫖，姊妹們慣逞嬌，做成假意虛圈套。痴心恩愛如珍寶，當面溫存背跳槽。黃金散盡誰歡笑，只落得梅瘡遍體最可憐。衣食無聊，那鄭友只當不曾看見，慌忙帶了銀子，又到妓家去。

原來這妓者叫做懷哥，不獨生得標致，且有一身本領，吹得彈得，寫得好，畫得好，唱得又好，飲得又好，所交的都是貴介公子。在衙街中，也是數七數八的。這鄭友不過生意人出身，字畫吟咏，總不知曉，卽打差之費，亦在鄙吝半邊。那懷哥眼界極廣，那裡看得他在心，所以鬼臉春秋，不時波及。鄭友是個聰明人，用了幾十兩銀子，反討不得個喜歡，心中深自懊悔，推事辭了妓者，獨自坐在家裡，好生煩惱，痛恨這楊袁。

畧明二人想道：若不是他們來引誘我，怎得自尋罪受？因

吩咐門上店裡人：此後二人若是再尋我，總回他不在家。發誓好永不與他們會面。正在懊恨時，適值我到了他家，說道：我今日特備了一脩一壺，在舍下恭候。同你去散悶，又請了湯夥計做陪客，遂同了二人到家裡。三人共席飲了幾杯，我對鄭友說道：在坐無別人，可談肺腑。我因與你父親交厚，他去世之時，請了我在床前當你的面，叮嚀托我教訓。雖然我是你的

朋友我却是你的父輩尊長你這幾年嫖賭搖噍凡下流的壞事無不做到我幾次做歌詞勸你你都不採你只想這四五年來總因不守本分費了多少銀子吃了多少苦惱受了多少羞辱也知道塩也是這樣醜醋也是樣酸苦辣味都嚐盡但你是個極聰明人智巧有餘凡百諸事一學就會如何這等磕睡昏迷呼喚推搖都不得醒你若再不急急改過自新必致貧賤非爲死無葬身之地矣我向日曾將少年人

的行止好歹細細的做了一帙刻在人事通書內因說得甚長今印了一本裝釘整齊送與你帶回家去細細熟看心中自然明朗我勸你就從今日起依我的好話只當重又從你母親胎裡另生出個新鮮身子來真是已過昨日如前世睡起今朝是再生把那些壞人一槩都辭絕把那些壞事一槩都不做每日只坐店中一心一意只勤本分生理你這湯夥計是個誠實好人齊起本銀來快托他代你往婁塘江陰

蘓州收買布來多買多賣我又聞得你尊嫂十分賢能屢次諫勸你總不聽今後家中事快托他代你料理我知道尊翁所積有限怎比得富貴人家王孫公子成于纍萬供着浪費幸喜這湯銘兄至誠照管若遇壞人此時本銀已經都虧折完了切須改過包你不久就興旺發財不獨我心歡喜不負令尊的囑托卽是令尊知家聲不墜也含笑於九泉矣鄭友聽完這些話兩淚交流說道我非草木從今謹遵老伯台

訓急急改過自新了我聽完這話也甚歡喜二人痛飲而別自後我又察訪鄭友果然勤儉安分一毫壞事不爲又過月餘我由江都縣門前經過遇見鄭友在縣前伺候我急問因何在此爲着何事鄭友訴說道自老伯勸諭之後我專心改過學好不意某人欺我忠厚掛欠我許多布銀向他取要除布銀不還反把我嚴辱忍耐不住我因寫了狀子告他與他不得開交我力勸他回去同中再要如何不還又吩咐他

今後寧可價錢讓些。切莫賒欠。免得淘氣。切莫告狀。因而又做一詞寄與他。詞云。

勸你們莫興詞告狀的。真是痴。花錢費鈔荒田地。
贏了冤家圖報復。輸了刑傷活慘。悽如爐官法非。
兒戲有甚麼深。雙大隙自尋。那困苦流離。

過了年餘。鄭友從大東門走見城門內。枷了許多人。訪問原來是縣官訪拏刮棍并賭博打降等犯。每人必然四十板。枷兩月示衆。看來竟有揚袁并當日同賭的。

在內。鄭友急忙低頭走去。只推不曾看見。自想道。若不是改過學好。今日也難逃此難。見了更加學好。每日將我與他的人事通一本。又另將我做的四個唱詞抄寫一本。都放在几上。時刻熟看。體行。又過了三年。鄭友是三十。大壽。生了一男一女。那日設席請的親友。都是長厚好人。那酒席中甚是歡喜。自己計筭。竟有父遺的本銀。增添兩倍。因感激我教訓成家。拜我爲義父。極其尊敬。我又教他代湯駁計娶了親自。

後除本分利。後來將生的男女。兩家結婚。至厚。現今
過活。甚是快樂。真個是敗子回頭。金不換也。世上人
只看這鄭友。若不是肯聽好話。自己悔改。學好。怎得
有個好日子過活。少年人不可將我這些話。看做泛
常。揭過。總有大益也。

刻剝窮

第二十二種

爲人只要存心寬厚。富自久長。如財自刻剝。奸
謀中得來。子孫不獨謀官一事。安保其不從嫖
賭。訟。奢。內。破。敗。耶。

揚州城隍廟懸有一聯云。刻剝成家。難免子孫
蕩費。姦淫作孽。豈能妻女清貞。此格言。世人不
可不時刻謹佩。

每月利息若三二分。皆不爲過多。則貧人如何

交納得起財翁全以寬厚爲心自生好子孫矣
康熙初年有個張侏子他原是遼東人曾做過遊擊
因犯了事帶了二百餘金逃走到揚州東鄉裏躲住
最有勇力能會刀鎗拳棒專放加一火債常於每年
三四月間糧食青黃不接之時借米一担與人到秋
來還米一担五斗名爲借担頭止隔四個多月就加
米五斗利息竟是加一之外鄉中但有窮人無糧的
沒奈何可不顧重利只得借來應急倏忽秋來他就駕

船沿庄取討若或稍遲小則嚷罵大則拳打甚至佔
人田產不管賣人也要交還人都怕懼不敢拖欠積
有千餘兩現銀生有二子長子痴呆不知人事只會
穿衣吃飯連數目方向俱不知曉次子人都叫他做
小侏雖然乖巧奈他性情不定易惑易動不安本分
奢華浪費父死之後竟是揮金如土他的費用事甚
多我只說一件便知他曾於大雪時看見一人騎匹
白馬上好鞍轡人衆稱贊小侏羨慕不已卽着人買

匹白馬置新鞍轡。又特另僱人草料喂養。出人騎坐。自爲榮耀。欣欣得意。偶往仙女廟鎮上騎馬走動。遇着江都縣縣丞。不會下馬。那縣丞差人拘查小倭。慌了手脚。忙請個大鄉宦懇囑。送了縣丞禮物銀子。約費百餘兩。方纔了事。因自恨平民無職。要買一微官。纔可騎馬張蓋。纔可皂役喝道。有人知其痴呆。因夥通騙棍。謊說現今吏部某人是。我至親。需銀四百餘兩。即可印給憑據。去做官。小倭大喜。卽如數交兌。立

立有筆帖爲証。騙棍脫銀過手。遠遁他方。候至年餘。毫無影响。告追無人。尋覓無處。續後又遇一人。向小倭說道。你向日只箇價少便宜。不穀料理。怎有官做。須得銀千兩。兌交我。這樣至誠人。星往北京。箇謀包管確實。如不放心。某人做保。小倭聽說大喜。又如數兌交。脫銀過手。夥同保人。又復遠逃。小倭連遭騙。今日賣田。明日賣房。到後來。除沒得官做。反將家產用盡。奴僕見窮將來。俱已散去。呆兄與嫂。俱因饑

寒難過節聯先死小倖日夜愁苦沒奈何照依乃父
借米與人的例走到人家借担頭來度命到得秋來
沒得還受逼受辱推罵^{惡一}推打弄得孤苦隻身夜無宿
場日無食場竟至饑死路上棺木俱無地方小甲用
蓋蔭捲了埋去鄉老都知老倖盤剝人報應有旨詩云
從來放債沒羊恙一月三分律有條色低數短真刻刻
坐討立逼太凶豪授你家財無盡足典他房地那寬饒
不殺窮人怎得富也與兒孫留下稍

寬厚富

第二十二種

聖賢仙佛莫不以利人為亟世間第一好事莫
如救難憐貧試看陳翁存此好心不過取息畧
微遂享全福之報最可法也

窮富何常有少富而老貧者有祖父窮而子孫
富者滄桑遷改盈虛消長豈能豫料但彼我同
生天地間彼不幸而窮我有幸而富理宜周濟
扶持乃世有不能憐之恤之而反欺之謀之者

是誠何心哉。難免後報如然。

揚州便益門外有個陳之鼎。這人家資沒多。總不過銀百餘兩。生有三子。開個小米舖糊口度日。他立志要救難濟貧。每恨力不從心。因自立一法。將本銀百兩。到秋成收稻價賤時。儘數買稻堆貯。因冬米久貯不壞。卽於冬臘入牛閒時。碾出米來。堆在庄上。平時只在近處隨買隨賣。只到三四月青黃不接。便將庄上的米。着兒子陸續運到米舖裡。只零星賣與貧苦

人。論升論斗。若到了三四斗整担的。就出多價。也不肯賣。他的本意。說成担多買。畢竟是有錢人家。他舖裡米價。又比別家減一分錢。譬如別處米價每斗銀一錢。他只要九分。這些貧淡人都到他家來買。這個三四升那個七八升。日日擁擠不開。都是三個兒子料理。但是往鄉裝米。以及買稻上碾。并門前零星發賣。都是兒子。並無夥計。真是父子同心。山成玉兄弟同心土變金。因此錢財日發。日又且省儉不奢。不

到四五年竟積起本銀五百餘兩他又儘着冬本多
買他仍開這小舖照舊例發賣偶一夜有小人把他
米舖門前墊溝厚板偷起了去早起三個兒子在街
坊喊叫誰人起溝板去速些送來免得咒罵喊了三
四遍並無影響不意黑晚有個某刮棍吃酒吃得大
醉此時三月春天他把衣服脫得精光在陳米店前
指名大罵道你門前鋪地板是我掘起來買銀子用
了你敢出來認話我就同你打個死活如不出來認

話如何如何辱及父母三代陳老三個兒子俱不能
忍耐要出去理論陳老先把大門舖門都鎖了吩咐
兒子家俱不許出門他是醉漢黑夜難較儘他咒罵
切莫採他那刮棍又將溝泥塗污門上復又大罵四
五回喊得氣喘聲啞自己沒意思回家去了那人因
大醉脫衣受凍喊損氣力本夜三更時就死了他妻
子說雖同陳老兒家相罵他閉着門並不曾回言又
不曾相打沒得齒賴只得自家買棺收殮三子總知

道若是昨晚不依父言出來同他打罵夜裡死了。如何就得了結。陳老行的寬厚事如此類頗多。他過七十歲時家財竟至上萬。時常吩咐兒子存心寬厚。不可刻剝貧人。後來陳翁活到九十一。總去世。雖無官職榮貴。却是夫妻結髮偕老。三子四孫。人倫全美。財富有餘。此天報良善之不爽也。

斬刑廳

第二十三種

世人切不可種惡因。若一有惡因。必有還報。如德宗禪功已修得道。奈前世之惡因未結。雖無刑廳叩拜之事。亦必有報。昔姚國師尚難逃避。何況德宗乎。凜然哉。慎勿起惡念。而種惡因也。弟兄如手足。損我手足而得貴財。至愚不為。今駢死獄底。是皆自取。最可嘉者。二小童竟有報讐。堅志今世罕見。不可不傳。自恨忘其姓名。

順治年間揚州有個刑廳姓武名績緒他爲人甚是貪醜惡事極多我畧說二件便知其人這刑廳新到任舊例要謁見漕撫那時漕撫姓吳最信奉佛法因有個德宗大和尚是揚州福緣庵裡得道的高僧吳漕撫請來對坐談禪聽事稟揚州武推官新任來叩謁漕撫卽傳進內衙謁見武刑廳頂帽朝服入內投上手本朝上三叩頭辭出於叩頭時看見有一僧人同漕撫並坐受禮詢問方知是福緣庵和尚這德宗

過了幾日回寺忽一日有吏持武刑廳各帖到寺請師談講佛法德宗見帖卽吩咐侍者道我前世曾謀害了此人性命今冤家會面自難逃避此去不得生回了可備我龕塔吩咐完侍者隨師行至府前正值廳官坐堂吏稟德宗喚到廳官隨令卽刻叫上來德師自階下朝上行走立着候問廳官大怒道你雖有些須禪學但本廳是父母官如何妄自尊大相見不跪尚未答話就令皂隸重責四十大板逐出總出儀

門已經氣絕侍者甚是歎服前知之明慌忙用龕塔收殮百姓都說刑廳毒惡是年四月間鈔關門內有個鹽商家貲積二萬餘金生二子二孫父絕去世二子因家財富厚你爭我奪今世盛多兄說弟有偏私弟說兄有暗箭較量炒鬧親族勸解不開竟在武刑廳衙門互告這官一見家財動火幾萬弟兄紛爭隨即差掣二人收禁二人在禁兩月並不提審弟兄會意懊悔不已只得和同公中議出銀五千兩煩當事繳進廳官回說

這商家幾萬之富嫌少退出其後親族人等稟了幾次和息通存衙不發弟兄二人無法可施只得安坐聽命自四月監禁到十二月年節將近適有清軍廳因年底親自下獄清監弟兄痛哭跪稟道只因一時昏迷為家財事控告蒙武老爺已禁獄八九個月不審不結目下年節已近總不能回家與老母一面訴畢又各大哭清軍面諭道既是和息候本廳卽面會武年翁釋放弟兄感恩望信軍廳果然不同宅卽會

刑廳言及此事懇求推分釋放刑廳滿口依允清軍
又着人知會弟兄二人是時臘月二十九不見釋放
那知武刑廳於黑晚密傳禁卒至衙內本夜將二人
討病呈家人總不知曉只說恐不能出獄尚辦了許
多酒餚擡送禁中忽間得二人暴病俱亡家人聞信
老母二子同家中男婦共有百餘人備二棺在獄洞
口哭聲振地遠近俱聞看者擁擠滿塞街路無不流
淚彼時二子纔各十四五歲披着麻哭得死而復甦

續天喊道家中人衆痛哭出血也是沒用我二人拚
性命星夜往此京喊御狀總得伸冤隨有被害四個
人說道你小小年紀如果有志我等情願同往幫助
二子收殮高見畢便將武刑廳惡事十二件寫
成御狀飛往北京擊登聞鼓上奏蒙發某部審問詳
細覆上奉 旨將武續緒革職發江南督撫審擬具
奏督撫會審事事俱實回覆奉 旨着卽處決奉上
憲卽令新刑廳王其監斬隨將武刑廳綁赴北門外

斬首是日圍城百姓來看的竟有幾萬一路上擁擠不開把斬下來的頭被衆百姓用磚石棍斧打成爛泥那時頂先有一木匠打枷後來因此匠人犯了法卽用此枷枷號示衆有某生員戲題一句云木匠打枷枷木匠對了一年沒得還對直至此時方對云刑廳監斬斬刑廳豈不奇異可見害人的惡因是種不得的弟兄手足是傷不得的貪醜懷官是做不得的如此果報可不凜然

埋積賊

第二十四種

馬廳尊獲積賊先給本銀勸令改過不改後重法枷責又不改是一而再再而三終無改過之日矣乃活埋除滅誠爲快事

予曾見泰州州官挈獲賊人卽用大鉄棍約重二十餘斤手足鉄環釘堅朔望赴官驗看許其沿街求乞兼令各處尋覓賧賊若有續獲又將鉄棍釘續獲之賊予親見帶鉄棍而行者三人

是亦治賊之一法較之活埋還留其命。

揚州有個積年賊叫做孫駝子。這人矮小如猴任你高樓大屋將身一縱卽上更有本事。只用手指指着樑椽空中可行數十步遠近被其偷竊者甚多。恨不得寢皮食肉。那時有清軍廳馬老爺諱驥手下有四五個老快手專會捕盜。因報有失賊馬廳尊着令老快轉捉不三四日卽將孫駝子拏見馬公直認不辯。馬公極仁慈因吩咐道爲人在世諸般生意俱可養

生何苦做賊偷竊。獲着夾打甲考九死一生。本廳念汝初犯一板也不打。反捐俸銀五兩給汝做本錢。或賣薪蔬度活。改過自新。若再做賊必盡法打死。決不輕饒。孫賊叩頭感恩領銀而去。未會三個多月本銀用完。舊性復起。又往一家偷捲一空。失主報了馬公。老快又獲孫賊見馬公問實。直招隨將孫賊重責四十板。枷兩月。釋放時又當堂吩咐道本廳今從寬饒死。若或再犯你莫想有命。孫賊叩頭感頌而去。過了

幾個月又偷又被捉獲馬公一見孫賊大怒道本廳
兩次如何吩咐如何苦勸奈汝堅不改過可知再放
汝回去仍是不改卽着皂頭往材板店內買棺一口
擡到堂上卽令把孫賊用繩綑緊活活放在棺內釘
好卽令擡出北門太快活埋了取具土工小甲看守無失
甘結回覆擡在府大門外看的人衆擁擠不開我曾
去擠看尚聽得棺內叫喊自埋賊之後揚城內外賊
盜俱無百姓夜眠安枕皆感激馬公之法治也

